

中国古代边塞诗史



(先秦—唐)

任文京 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边塞诗史

● (先秦—唐)



任文京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孙兴民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边塞诗史. 先秦—唐/任文京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

ISBN 978-7-01-008742-9

I. 中… II. 任… III. 边塞诗—诗歌史—中国—先秦时代—唐代
IV.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6267 号

中国古代边塞诗史

ZHONGGUO GUDAI BIANSAI SHISHI

(先秦—唐)

任文京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125

字数:234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742-9 定价:2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先秦两汉边塞诗	(8)
第一节 先秦边塞诗	(8)
第二节 秦汉边塞诗	(14)
第二章 魏晋边塞诗	(25)
第一节 曹氏父子的边塞诗	(25)
第二节 王粲、陈琳和蔡琰的边塞诗	(31)
第三节 晋代边塞诗	(37)
第三章 南朝边塞诗	(44)
第一节 宋、齐边塞诗	(44)
第二节 梁代边塞诗	(56)
第三节 陈代边塞诗	(78)
第四节 南朝边塞诗的意义和地位	(88)
第四章 北朝边塞诗	(93)
第一节 北朝文人边塞诗	(93)
第二节 北朝乐府民歌中的边塞诗	(106)
第五章 隋代边塞诗	(114)
第一节 隋代边塞诗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114)
第二节 杨广的边塞诗	(119)
第三节 隋代其他诗人的边塞诗	(124)

第六章 初唐边塞诗	(131)
第一节 李世民及唐初诗人的边塞诗	(132)
第二节 “文章四友”及崔湜等人的边塞诗	(139)
第三节 沈佺期、郑愔等人的边塞诗	(152)
第四节 “初唐四杰”的边塞诗	(160)
第五节 陈子昂的边塞诗	(173)
第七章 盛唐边塞诗	(178)
第一节 张说、王维等人的边塞诗	(179)
第二节 王昌龄、李颀等人的边塞诗	(190)
第三节 崔颢、常建等人的边塞诗	(201)
第四节 高适的边塞诗	(210)
第五节 岑参的边塞诗	(220)
第六节 李白和杜甫的边塞诗	(232)
第八章 中唐边塞诗	(248)
第一节 大历年间的边塞诗	(248)
第二节 李益的边塞诗	(261)
第三节 张籍、王建的边塞诗	(270)
第四节 元稹、白居易的边塞诗	(278)
第五节 中唐其他诗人的边塞诗	(285)
第九章 晚唐边塞诗	(293)
第一节 晚唐前期的边塞诗	(293)
第二节 晚唐后期的边塞诗	(302)
主要参考文献	(316)

导 言

边塞诗作为一种特殊题材的诗歌,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其他题材一样,边塞诗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因此,对古代边塞诗的发展史作一番梳理,是非常必要的。本书所论述的范围是先秦至唐,属于阶段性研究。

边塞诗包括的内容比较广泛,一般来说,凡是反映和描写边塞战争、边地风光、民俗风情、诗人游边、送人出塞以及由边塞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等内容的诗歌,都可以视为边塞诗。据统计,自先秦至唐,边塞诗的数量大约有二千三百余首。不同的时代,边塞的概念也不尽相同,现代辞书解释边塞是指边疆地区的要塞,而本书所说的边塞是指古代中原王朝的边地要塞。不同朝代的疆界不同,其边塞也随之变化,如汉代疆域辽阔,其边塞也辽远,而三国时魏国虽仍经河西走廊连接西域,但河套地区已为羌胡所占,京兆郡距北部边塞只有数百里。即使在同一朝代,边塞也会因时因事而变化,如初盛唐时期,边塞所指辽远广阔,边塞地理空间很大,以西北部而言,陇山、陇水是边塞,玉门关、阳关是边塞,轮台、天山也是边塞。安史之乱以后,疆域内缩,原先属于内地的凤翔等地成了边塞,白居易《西凉伎》说“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疆在凤翔”,反映的就是边塞大幅内缩的情形。又如南北朝时期,南北朝的交界在长江淮河一带,地理空间相对狭小,与传统的边塞相去甚远,然而

这里却是当时名副其实的边塞,如齐高帝萧道成的《塞客吟》,写“秋风起,塞草衰,雕鸿思,边马悲”,所说的“边”与“塞”便是指淮河一带。值得注意的是,边塞诗不等于战争诗和军旅诗,反映中原王朝内部战争和军旅生活的诗歌,与边塞无涉,均不能称为边塞诗。如建安时期曹操的一些军旅诗内容是反映讨伐诸侯的,与远征讨伐乌桓的情况不同。又如唐朝反映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诗和军旅诗,都不能算作边塞诗。

最早的边塞诗要追溯到先秦典籍《穆天子传》和《诗经》。《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驾八骏西征的过程,其中有周穆王与西王母以诗互相唱和的描写。《诗经》中有些诗篇如《采薇》、《出车》、《六月》等反映了周王朝反击猃狁、保家卫国的情形,一方面形象地表现了将士出征的豪迈精神和不畏艰难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也真实地抒发了士卒久戍不归的哀怨。汉代疆域辽阔,国势强盛,反击匈奴的战争波澜壮阔,但汉代留下的边塞诗屈指可数,只有出塞的武将如李广利、霍去病、马援等留下几首,内容简单,艺术性也不高。需要指出的是,对后代诗人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汉代的军武英雄和边塞地理意象。汉代国势强盛,出塞御敌的军事将领众多,他们以卓尔不凡的经历,谱写了一曲曲英雄主义的赞歌,李广、卫青、霍去病、张骞、傅介子、班超、马援、窦宪等人的典型事迹,频繁进入后代的边塞诗中,既成为后世诗人的精神动力和歌咏对象,更是诗人评人论事的标尺,如此,也增加了边塞诗的历史文化内涵。不仅如此,汉代军武英雄的征战之地也往往被后人视为典型的边塞意象而写入诗歌,成为传统边塞的象征,如燕然山、玉门关、长城、阴山、居延、楼兰、疏勒等等。尤其是南朝时期诗人写作边塞诗,如果按照当时疆界实写,则有较大的局限性,体现不出边塞气氛,所以许多诗人便借汉代的人名和地名入诗,抒发思古之幽情,

营造一种边塞氛围,如吴均《入关》写“是时张博望,夜赴交河城”,《战城南》写“天山已半出,龙城无片云”,就显得形象生动,边塞气氛浓郁。事实上,“交河”、“天山”等并非实指,吴均也没有到过这些地方,他虽然到过当时南齐与北魏的边界,但那里是今安徽淮南附近的八公山一带,如实写作,则体现不出传统的边塞况味。此外,汉乐府民歌中的一些曲调,如横吹曲和鼓吹曲,来自西域和北方少数民族,属于军中用乐,这些曲调对于后代的边塞诗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塞上曲》、《塞下曲》、《关山月》、《从军行》等,当然,也有的诗人只是借其题目,诗歌内容与边塞毫不相关,不属于边塞诗之列,如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等。

魏晋南北朝是边塞诗发展的重要时期,边塞诗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质量也相应提高。建安诗人如三曹七子,或写从军北征,或记边地漫游,或抒写豪情壮志,或描绘边塞风光,都真实感人。曹操的《苦寒行》、曹植的《白马篇》、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均为内容和形式双佳的边塞诗。晋代的边塞诗比魏时略少,只有陆机、刘琨的作品有些特色。到南北朝时期,写边塞题材的诗人增加,南朝刘宋时期,颜延之、吴迈远、鲍照等人都有边塞诗篇,其中以鲍照成就最高。鲍照有从军经历,虽然此时的边塞已经南移至江淮一带,但鲍照的边塞诗仍然写得大气磅礴,既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又有深沉的历史情怀。梁、陈时期,萧纲、萧绎、吴均、张正见、徐陵等,都有为数不少的边塞诗作,其中有的宫体诗人写边塞诗,虽然只是借历史题材而摹写,缺乏真情实感,但他们对边塞诗发展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比较而言,北朝的边塞诗数量比南朝少,北朝诗人由于受北方文化浸染和所处环境的熏陶,描写景物形象生动,抒发情感真挚动人,如王褒、庾信的边塞诗极具特色,有的诗篇甚至已开唐人先风。

隋代虽然短暂,边塞诗却成就斐然,卢思道、杨广、杨素、薛道衡、虞世基等人,都有出塞的经历,他们或率兵征战,或入幕府为官,或巡视边塞,创作的诗歌充满真情实感,不乏佳作,对唐代边塞诗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唐朝是边塞诗空前繁荣和发展的时代,其边塞诗达两千余首,远远大于先秦至隋边塞诗数量的总和。初盛唐时期,疆域辽阔,国势强盛,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为文人提供了施展个人才能和实现远大抱负的舞台,激发了诗人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热情和信心,于是,入幕从军、漫游边塞成为大部分文人的最佳选择。一方面,诗人的仕进机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诗人对边塞和军旅生活有了深刻的体验,积累了生动鲜活的创作素材,创作动力和激情更加高涨,因此,边塞诗歌涉及的内容在唐代诗人笔下得到扩展,举凡边塞战争、和亲往来、士卒思乡、闺妇哀怨、边地风光、民族风情等,都进入诗篇,呈现出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景观。唐代边塞诗分为两个阶段,以安史之乱为界。初唐时期,边塞诗歌呈现出昂扬奋发之气概,建立功业、保家卫国成为边塞诗的主旋律,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大唐的盛世风貌。初唐四杰、陈子昂等,都有非常优秀的边塞诗作。盛唐时期,王之涣、王昌龄、李颀、王翰、崔颢、王维等诗人,将边塞题材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使边塞诗呈现出英姿勃发的风貌,令人鼓舞,精神振奋。高适从军入幕,岑参两度出塞,边塞的军伍生活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使其成为唐代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边塞之战屡屡失利,边境内缩,中唐诗人为国事担忧,忧患意识渗透于边塞诗中,初盛唐时期的英武豪迈被此时的伤感忧虑所取代。白居易、元稹的《西凉伎》、《缚戎人》等诗,矛头直指醉生梦死、不思收复失地的上层权贵和守边将领。多数诗人从边塞巨变中反思时代变迁,渴望找到中兴之路。李益的边塞诗在中唐独具特色,他

从军二十年,对边塞军旅生活颇为熟悉,但基于时代和社会原因,李益的边塞诗多感伤悲凉之情调。晚唐国势衰微,江河日下,民怨沸腾,诗人心态由忧虑逐渐变得失望和怨怼,边塞诗人和作品数量虽未明显减少,但多表现忧国忧民主题,显示出末世沧桑的基调,总体风格呈现出衰飒之气。鉴于唐代边塞诗人众多,作品丰盛,历时较长,佳作迭出,所以本书将其分为四章,初、盛、中、晚分开进行论述。

综观先秦至唐的边塞诗,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歌颂将士或诗人出塞从军、保家卫国的英雄主义精神。边塞战争是古代民族之间发生的历史事实。总体来说,中原的农业经济和周边的游牧经济,是历史上中华经济文化圈的实质内容。农业经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发达的物质文明,而游牧经济是一种较为单一的自然经济,其本身的脆弱性使游牧民族对农业文明产生了某种依赖性和交往的迫切性,而中原的农业经济也同样需要游牧经济的补充,因此,农业经济和游牧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互补性。历史上中原地区农业文明对周边地区尤其是游牧文明具有较强吸引力,在两种文明的交往碰撞中,就不可避免地引发战争。例如,汉朝时的匈奴南下,唐朝时的突厥南下,都对当时的中原王朝构成了较大威胁,因此,出塞从军,保卫国家就成为边塞诗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从《诗经》中《出车》、《六月》反映抗击猃狁,到唐代反击突厥的保卫战,边塞诗人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边塞诗中,歌颂将士辞家征战的诗句不胜枚举。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白马篇》),张说的“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将赴朔方军应制》),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都是保卫国家的英雄主义的生动体现。

其二,反映旷日持久的边塞战争给戍卒带来的痛苦,揭露穷兵

黠武的开边战争给士兵和无数家庭带来的灾难和不幸。从《诗经·采薇》中戍卒有家难归的哀怨到唐代李益“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反映士兵内心愁苦、描写征夫思妇情感的边塞诗歌绵延不绝。揭露和批判穷兵黠武的边塞诗主要是在唐朝，天宝后期，玄宗好大喜功，边将邀功请赏，残酷的战争夺去了大量士兵的生命，造成了无数家庭的悲剧，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杜甫的《兵车行》，张谓的《代北州老翁答》，反映的问题尖锐而深刻。当然，也有一些诗人对开边战争盲目歌颂，阿谀边将，如高适、储光羲歌颂唐朝大军征讨南诏的诗篇。这一点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

其三，描写边塞异域风情，主张民族之间和平友好。这一方面的内容主要反映在唐代边塞诗中，例如岑参笔下描写西域的民族风情，令人神往。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之后的结果时期，在经过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以后，夷夏观念已经不像以往那样浓重，“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一些诗人受“混一戎夏，天下一家”的影响，主张民族和睦友好，反对一味地使用武力，如李白“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古风》)，认为统治者应行文德与少数民族友好共处。常建《塞下曲》说：“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去不称王。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表达了民族之间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友好愿望。

其四，边塞诗人以自己亲历为基础，描写了边地恶劣的气候和奇异的环境。边塞征战之地，往往是险山恶水，路途艰难，狂风暴雪，气候严寒。马援《武溪深》“鸟飞不度兮兽不敢临”，阴森可怖，岑参《走马川行》“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白雪歌》“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令人惊奇。诗歌描写严酷的环境和恶劣的气候，衬托的是诗人或出塞将士大无畏的英雄气

概和必胜的信心。当然,诗人也在他们的笔下展示了雄奇壮美的边塞风光,长城是“高阙银为阙,长城玉作城”(卢照邻《雨雪曲》),沙漠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场面阔大,意境高远。“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美丽辽阔的草原如诗如画,令人陶醉。从诗人对边塞风光的描写中,读者不仅可以领略祖国山河的壮美景色,而且能感受到诗人澎湃的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

本书从史的角度论述自先秦至唐代边塞诗的发展历程,对边塞诗人及其诗歌进行综合性研究,探讨边塞诗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采取纵横结合、点面结合、叙议结合的方法。在纵向上,详细论述边塞诗孕育、发展及兴盛的状况,重点突出各个时期边塞诗的特点,比较不同时期边塞诗发展变化的异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在横向上,尽可能地反映出边塞诗在各个发展阶段的整体面貌,重点论述名家、大家作品,同时也尽可能顾及有代表性的中小诗人。在写作过程中,借助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将边塞诗研究同时代精神、社会发展和边塞变迁紧密结合,力争使其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缺点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正。

第一章 先秦两汉边塞诗

第一节 先秦边塞诗

先秦是边塞诗的萌芽时期。在周朝建立之前,居住在北方的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就有不同程度的交往。西周建立以后,周边的少数民族与周王朝的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北方,居于松花江、嫩江流域的肃慎曾向周王朝贡“楛矢石弩”,这是肃慎特产的精良弓箭,以楛木作成箭杆,以青石作为箭头,威力极大,可射数百步,而中原的农业文明也影响了这些少数民族。居于西部的少数民族,在古代典籍里被称为“西戎”。《穆天子传》中记载周穆王西行的故事,其中说的犬戎,又叫獫狁。《穆天子传》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部神话传奇小说,并非历史实录。但该书对于西部民族和风俗的记载,却给后人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资料,证明了中原地区和西部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具有很高的价值。《国语》也曾记载周穆王兵伐犬戎,大获全胜,并将战争中俘获的犬戎部落内迁,置于今陕西北部、宁夏一带。

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以天子身份,驾八骏马巡行西北,与边疆邦邻之国往来,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他曾登上昆仑山,到达西王母之邦国,与西王母会于瑶池,互相赠诗唱和。首先是西王母高唱《白云歌》:

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

诗歌写白云在蓝天飘动，山陵自然形成，极目远望，天地壮观。虽然路途遥遥，山川阻隔，但天子还是来到西方。《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行，来去路程共三万五千里，这自然让西王母感动。她殷切希望周穆王在有生之年能够再来西陲，相聚瑶池。周穆王显然被热烈的气氛所感染，答诗曰：

予归东土，和洽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周穆王是西周的政治家，他西行万里与边疆诸国结好，心里仍念念不忘周朝社稷和百姓的大事。周穆王的回答情深意长，但又不失理性。他说，此次东归，将去协调华夏各方关系，等到百姓平均富裕，一定会再来看望你，等到第三年，我将重返瑶池，再次相聚。西王母继续答诗唱道：

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鹊共处。嘉命不迁，我惟帝汝。彼何世民，又将去予。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

西王母在诗中描述了所居之地的荒凉，那里野兽成群，百鸟翔集。美好的天命不变，我们的约定就不会改变……周穆王是西周第五代君主，史书记载此次西巡乃因犬戎侵边而联合羌族制戎。周穆王和西王母相会之瑶池，今人薛宗正先生根据周穆王行程和方位

进行判断,认为应在昆仑山北麓的羌人聚居区。

西周末年,猃狁势力日益强大,对周王朝的边境构成了严重威胁,甚至一度曾直逼镐京,令周王朝大为震惊,于是调兵遣将,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边塞自卫反击战。《诗经》中有些诗篇生动地记叙了这场边塞战争,并且真实地反映了士卒久戍边塞不归的哀怨。如《六月》一诗,描写猃狁进军到焦获、泾阳之地,形势万分危急。周宣王任命尹吉甫为统帅,于六月率大军反击,一直打到猃狁的聚居地太原(泾水上游一带)。诗中写道:

六月栖栖,戎车既飭。四牡騤騤,载是常服。猃狁孔炽,
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比物四骠,闲之维则。维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
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广,其大有颙。薄伐猃狁,以奏肤公。有严有翼,
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国。

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织文鸟章,
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戎车既安,如轻如轩。四牡既佺,既佺且闲。薄伐猃狁,
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
炰鳖膾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

诗中的“泾阳”距镐京不远,焦获在泾阳北部,猃狁的势力逼近王畿,直接威胁镐京的安全,因此,周王朝的反击是正义之举。诗歌先描写周王朝的兵强马壮,战旗飘扬,兵车浩浩荡荡,衬托着将士勇武的英姿。诗歌未写激烈的厮杀场面,只是着力描写尹吉甫率

军征讨猃狁的强大阵势，以颂扬文武兼备的尹吉甫。

为防猃狁南下侵扰，周王朝还在北方边境筑城，派驻重兵把守，严加防范。《出车》就反映了大将南仲率兵在朔方筑城的史实：

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兮。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难，维其棘矣。

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旂矣，建彼旄矣。彼旃旒斯，胡不旒旒。忧心悄悄，仆夫况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嘒嘒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芣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猃狁于夷。

此诗在描写筑城御敌的同时，也歌颂了南仲的威严勇武。与《六月》不同的是，此诗还抒发了筑城士兵的伤感之情。边塞筑城与抗击猃狁是周王朝的大事，义不容辞，但是，长久的征战和劳役使士兵有家难归，产生了浓郁的思乡之情，而令人敬佩的是他们思乡不忘使命，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在远离家乡的朔方筑城，是天子之命，“王事多难”之时，必须以国家大事为重，筑城御边正是为了保卫家乡的平安。他们回忆着往日宁静的家乡生活：春日的太阳，繁茂的草木，鸣叫的黄莺，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与边塞生活形成

了鲜明的对照。诗中的“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与《采薇》诗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有异曲同工之妙。比较而言，“黍稷方华”比“杨柳依依”的内涵更为深厚，后者只是写出明媚春天士兵与家人依依惜别的情怀，前者则写出家乡田野黍稷盈畴的景象，在古代农业社会，丰收在望的田野给人以希望，令人陶醉，同时这一景象还与朔方的不毛之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唐代诗人司马扎《古边卒思归》借戍卒口吻写道：“有田不得耕，身卧辽阳城。梦中稻花香，觉后战血腥。”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出车》中士兵对家乡“黍稷方华”的怀想。

《诗经》中与《出车》相类似的还有《采薇》，描写连年征战和边塞艰苦生活给戍卒带来的无穷哀怨。班固《汉书·匈奴传》载：“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岂不日戒，玁狁孔棘。’”点出了此诗的主旨。其诗曰：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骎骎。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